前言：思考(to think)的黑夜

思想(thinking)的巨輪緩緩地前進，這巨輪一直安安穩穩地在路上，後無疲於趕路的車伕急欲超車，可見的前方也沒有什麼足以使行程停下的障礙。於是，這些行經過的轍跡變成是一條保命的安全路線，人希望並且相信藉由過往經驗的回溯與履行，掌握那些打從心裡相信可以成爲「我」的一部份的他者；思想讓人幻想「我」是思想的主人，但其實「我」與「他」並未在主從關係的掌控中看見「我」與「他」，反過來卻成爲思想所囚禁的對象，讓對象失聲，也讓「我」處在主奴未明朗的難堪。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Y

當思想不再臣服於一種思想，當隱身於名詞背後的思想跳出來成爲動作，思想必須與他自己的曖昧性格決裂，並且追問：設若思想不是學院專業，而是攸關生死的事業，什麼樣的知識會激發人的求知意志？知識把人(人性)中空化在無菌培養皿中，設定客觀化的環境讓研究者仔細觀察，彷彿人沒有七情六欲，既要旁若無人又要無所不知；思想難道是去性的(a-sexual)？思考不意味著哲學或是擺哲學家的架子而是哲學化嗎？思考不會讓人銷魂、廢寢難安嗎？知識有沒有可能來自肉身、來自最私秘的極限經驗的官能情色？發出這些問題讓思考陷入前所未有的禁區，像是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所拍攝的《潛行者》裡一心想穿越至聖所的

三人，在抵達之際，面對朝思暮想的幸福所在顯得膽怯。唯有人對問題表達出的判斷裡隱含的懦弱和愚蠢才和問題的張力成正比。

一顆猶在天際，朝人間投射出它遮掩不及的光芒的星星：巴代耶(Georges Bataille)總是在眾多思想明星的致敬下被拱爲思想啓蒙師的角色。筆者希望藉由爬梳這位思想家對於獻祭的看法來思考神聖與至高性的問題。本文將由闡述三位前行者：黑格爾、尼采與涂爾幹針對人的自我意識、上帝之死與對宗教與社會集體關係的探討，試圖整理出巴代耶對獻祭的思考上受到的影響。接著進入巴代耶不同年代的文本中發掘巴代耶的獻祭觀究竟如何談到人，人在獻祭當中是面臨什麼樣的轉化與處在何種的位置；巴代耶如何在獻祭經驗的基礎上發展對宗教功利性與基督宗教的批判。最後，透過對巴代耶的論題核心的掌握，筆者試圖進一步理解獻祭在當代思潮的發展中所產生的若干問題的批評，並試圖開展新的討論面向。